

五步追魂

「台湾」陈青云 著

中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陈青云武侠小说作品集（中）

五步追魂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 新登字 004 号

陈青云作品集
五步追魂

著 者 陈青云
责任编辑 文 奇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7 印张
字 数 68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 1-5000 册

ISBN 7-80506-506-3/I·188

定 价 53.80 元 (全三册)

第十九章 生经白刀方为贵 死葬黄花骨赤香

可是心情平静下来之后，田青又觉得义不容辞，况且他正要去鄱阳湖，不要说轿中是李咏梅，即便是章招弟，他也不忍拒绝。

然而，李咏梅落发出走，下落不明，怎会来到此处，牧一民怎会遇上她？

牧一民所说的那一位奇人又是谁？是不是白、蒲二位前辈？这一次会不会仍是牧一民的阴谋。

田青心想，明知是阴谋诡计，我也要去看看，因为李咏梅太可怜了！

田青径奔土地庙，远远望去，那土地庙很小，只是在一堵矮墙中央建了一个小型神龛，神龛中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土地爷石像。

进入矮墙中，由青暗叫一声“怪事！”果然有一乘二人小轿，停放在神龛之前，两个轿夫待立轿旁。

田青朗声说：“轿中是李姑娘么？”

轿中传出清脆之声，说：“是的！我是咏梅！你是田哥哥么？”

田青暗暗一叹，说：“不错！我是田青！李姑娘怎会遇上牧一民？”

李咏梅幽幽地道：“小妹并不认识他，只是一位奇人叫他护送小妹到鄱阳湖畔，他说他有急事，不能分身，偏劳田哥哥一次！”

田青皱皱眉头，说：“李姑娘可知道那位奇人是谁么？”

李咏梅说：“小妹也不知道。”

田青苦笑一下说：“是他自动收你为弟子还是你要求他列入门墙？”

李咏梅说：“是他自动收小妹为弟子，他说小妹是练武之材，他能于一年之内，使小妹成为一流高手！”

田青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咏梅，你愿意练武么？须知练武是一件苦事呵！”

李咏梅坚决地说：“我意已决！我不怕吃苦！”田青肃然地说：“咏梅，你为什么要练武呢？须知学了武功之后，终要卷入江湖事非之中！”

李咏梅幽幽地说：“田哥哥，你真不知道吗？我是为了你呀！我知道，身为一个普通女子，无法和武林中的高手在一起，我学成功之后，就不会使你感到累赘了，那时候你不会……”

田青微微一震，说：“咏梅，咱们走吧！我也有很多他事待办呢！”

李咏梅说：“田哥哥，你不想看看我么？”

田青只得走到轿前，掀开轿帘，不由眼前一亮，月余不见，李咏梅容光焕发，明丽照人，梨颊微涡，杏眼含春。

不知是什么力量？竟使她的相思病霍然而愈！

李咏梅美眸中荡漾着似水柔情，至首缓缓垂下，叫了声“田哥哥”，好像蚊子叫似的。

田青放下轿帘，颓然一叹，沉声说：“起轿上路！”

两个轿夫抬起小轿，出了土地庙，田青不解地说：“牧一民为什么要把你藏在土地庙中？”

李咏梅说：“他说有人看到小妹和他在一起过，一路上可能有厉害人物找麻烦，所以叫我藏在这里，因为他算定你会及时赶来！”

田青心想，这家伙可算是一代奇才，若走邪路。必是白道武林一大威胁，若走正途，将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人物！

这次南下，书夜不停，一路上虽然发现可疑人物在一旁窥伺，却没有出手拦截，三天后来到了鄱阳湖东北角，田漳小镇上。

小轿停在湖边，田青朗声说：“咏梅，鄱阳湖已到，谁来接你？”

“……”小轿中竟无人回答。

田青悚然一震，大声说：“咏梅！咏梅！你睡着了？”

“……”轿中仍无声息。

田青掀开轿帘一看，不由惊噫一声，原来轿中央放了一块大石，大约有八九十斤重，石下压着一张纸笺。

田青不由咬牙切齿！不用看，这又是牧一民玩的花样。

他的自尊被无情的摧毁，尚在其次，李咏梅不识武功，设若牧一民不安好心，岂不等于待罪羔羊！

他匆匆抽出信笺，上面写着：

“田大侠，现在我必须请你原谅！咱们的斗法，到此已告终结！兵法有云：兵不厌诈。谅你不会深责牧某也！上次在都昌以北，离开你之后，本欲南下，竟遇大敌，牧某自知不敌，只得回头向北暂避，摆脱那神秘高手之后，竟遇上咏梅

姑娘，因前此本主人曾言及收了一位女徒，要牧某前往迎接，竟是咏梅姑娘，乃随机应变，将天下最小的书，交咏梅姑娘带回，咏梅姑娘并不知包中是何贵重之物，是以田大侠切勿责怪于她，而牧某又于中途打尖时，以石易人，瞒过田大侠，此刻咏梅姑娘必已达到目的地矣！”

“牧某深知田大侠必定怒不可遏，必欲杀牧某而甘心！但牧某必须声明，你我是同路人，不久将来，咱们将共同襄助一人，威震武林！田大侠若不信牧某之言，可速往都昌大镇，参加武林空前盛会，当信牧某之言不诬也！”

田青撕了信笺，打发轿夫，立即向都昌大镇奔去。

由田漳去都昌，约一百余里，过了马涧小镇，竟发现一个怪现象，黑、白两道武林人物，纷纷向都昌方向赶去。

刚才他还不信牧一民的话，以为他又是危言耸听，但这些武林人物向同一个方向赶去，证明都昌确有武林盛会。

到了都昌，已是二更将尽，恰巧遇上“小霸王”，这小子数天未见到田青，就像没头苍蝇一样，紧紧握着田青的手说：“田大侠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铁芳姑娘，终日郊郊不乐！”

田青苦笑一下，说：“佟林，我这几天来，比你更苦！白；蒲二位前辈现在何处？”

“小霸王”指着都昌以南说：“他们都在湖边一个小镇上，田大侠，这下子可热闹了，现在小镇上住满了武林中人，据二位前辈说：明天将有两个盛会同时举行！是武林空前壮举！”

田青说：“什么盛会？你说说看！”

“小霸王”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据说有两个神秘人物，同时招开一次招英大会，此次大会之后，整个武林，将分列为二，

通通受他们统御，五大门派若不愿参加，必须自行封门，退出武林，只要参加大会而入选，将量才应用，一生享用不尽！”

田青晒然一笑，说：“白、蒲二位前辈意见如何？是否准备参加？”

“小霸王”说：“他们不准备参加，却要我们晚一辈中武功较高的分成两拨，参加两个盛会！”

田青不能不佩服“鬼手丹青”牧一民，他的消息非常灵通，田青心想，可能牧一民是两位神秘人物之一的心腹！

二人来到都昌以南湖畔小镇上，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，几乎全是武林中人，“小霸王”带着田青，来到一家小客店中。

原来这家客店，已被白、蒲二人包下了，差不多每人可占一个房间。

田青见了白、蒲二人，毫不隐瞒地将牧一民连番戏弄之事说了一遍。

白、蒲二人互视一眼，似乎并未感到意外，白乐天说：“小子，你也不必难过！我早就说过，‘鬼手丹青’牧一民心机之深，当今武林中无出其右者！这个后果几乎是我们预先料到的！好在我们仍有机会！”

田青茫然地说：“请问二位前辈，牧一民到底是正是邪？”

蒲寒秋肃然地说：“正邪之间，不容一发！说他是正，却太工于心计，常常计算于人，若说他是邪，也未必尽然！因为他还没有恶迹，所以很难下评语！”

田青肃容说：“请问他的靠山是谁？”

白乐天摇摇头说：“可能就是以前我所说的神秘人物，此

人昔年与凤仪谷形成对立，却始终未正面与凤仪谷动过手，我以为他和‘万世之后’定有极深渊源！”

田青说：“此番招开盛会的二大集团之一，是否就是此人？”

蒲寒秋说：“不错！”

田青沉声说：“此次盛会的另一个神秘主持人呢？”

白乐天说：“就是‘万世之后’！”

田青心中一动，说：“那一位神秘人物，会不会是‘万世之后’的丈夫？”

白乐天点头说：“很有可能！只是谁也没见过，包括公主皇甫琼在内！”

田青不解地说：“他们还要唱对台戏？”

白乐天肃然地说：“不错！而且是明争暗斗，就以收一民相你斗法这件事来说，显然他的主人棋高一着！”

田青摇摇头说：“晚辈不懂！他那主儿抢去了奇书，显然占了上风，但在招英大会来说，必受影响！因为我们不会参加他这方面！”

白乐天晒然一笑说：“错了！正因为奇书落在他的手中我们更要参加他这方面，以便俟机下手！”

田青突然想起一事，说：“白前辈怎知五虎岭上那幢竹屋就是天下第一大书？”白乐天说：“那次你和佟林制住两个少女到五虎岭去，我就在后面暗暗跟随，后来你的几个师兄决定要大家到齐后才杀死你，把你囚在竹屋之中，我才注意那个竹屋，我不须进去看，暗暗一数，恰巧二千五百块，而且都是一丈五尺长就知道不会错了！”

田青说：“那巨书怎会在五虎岭上？”

白乐天摇摇头说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！小子，明天长生岛和凤仪谷的盛会，主要是想争取你们师兄弟八人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白金字为凭，我已分派妥当，你和六师兄‘平地焦雷’唐丹及七师兄‘屠龙剪’令狐超参加长生岛方面，进入岛中之后，见机行事，必须将奇书盗出！”

田青不由一震，说：“如此说来，牧一民就是长生岛主的心腹了？”

白乐天肃然地说：“我想大概是吧！像他那种人物，当今之世，只有两人能御使他，一个是长生岛主，另一个是凤仪谷的‘万世之后’皇甫仪！”

田青不解地说：“这两个集团为什么要争取晚辈师兄弟呢？”

白乐天说：“大概是为了你师傅的缘故，希望能将他引出来，至于‘万世之后’方面，仍以为是你师傅拐走了公主皇甫琼所以想以你们师兄弟作饵，将你师傅诱出，我们相信皇甫仪恨你师傅入骨。”

田青兴奋地说：“难道家师仍然健在？”

蒲寒秋肃然地说：“这只是一种推测，我们当然希望他仍然活着，时期一到，他必定出来洗刷他的罪名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公主皇甫琼和你师傅仍是石沉大海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由白、蒲二人率领，来到湖边一带空旷之地，这块方园数百丈之地，延伸到湖中，像个小型半岛。

旷地两端，沿湖边各搭一座高可三丈左右的木台，台后有小门，由小门可以顺梯而下，进入靠拢台后的大船上。

这两座木台中央两侧，又扎了两座大看棚，足可容纳千

人之众，而且早已摆上茶点之类。

每个台上，都贴有一张启事，上面写着大会章程，奇怪的是，对方的规定几乎完全一样都是招请武林高手，且都以“三剑客”之徒为基础。

不论胜败，自数十位较技之高手中挑选十人，作为基于十名之外，一概录用，按其所长分派职责。

此刻，午时刚过，湖面如镜，水天一色，岸上看棚中声喧杂，万头赞动，纷纷议论似这等对台好戏，可谓空前绝后。

田青和白、蒲二位及师兄们，坐在左边大棚之中，扫视人群之中，发现五大门派一二流高手一个未到，另外各霸一方的人物都到齐。

其中有“铜头客”“铜指魔”甘氏兄妹，“血爪龙”娄登，“黑白二寡”慕容姊妹，“海天双燕”江一波等。

当然，除了这些人物之外，不认识的高手仍然很多。

此刻，长生岛方面的大木台上小门处走出一人，此人年约三旬，身躯矮瘦，双目如电，予人一个印象，就是心地深沉。

田青低声说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“一轮明月”说：“‘怒山双狐’老大姬天佐！”

田青心中一动，既然“怒山双狐”在长生岛上，大概“鬼手丹青”也和他们一起，那天下最小的书，一定也在长生岛上了。

姬天佐作个罗圈揖之后，又将大会规则重述一遍，然后向白、蒲二人微施一礼，朗声说：“本岛此番举行招英大会，主要对象是‘三剑客’门下几位小侠，二位前辈在此，不知

是否已经决定哪几位参加本岛盛会？”

蒲寒秋朗声说：“六师侄‘平地焦雷’唐丹，七师侄‘屠龙剪’令狐超及八师侄‘五步追魂判’田青！”

此言一出，看棚中鸦雀无声，一齐向田青望去，显然，昔年的“三剑客”之名也没有“五步追魂判”响亮。

姬天佐抱拳朗声说：“蒲前辈可否作主，多参加几位？”

蒲寒秋朗声说：“此事早已决定，其余几人参加凤仪谷，这是他们的志愿，老夫不便硬加干涉。”

就在这时，凤仪谷台上也出现一人，此人年约五旬，身材极矮，连白、蒲二人也不认识，抱拳宏声说：“在下大竹英雄，原籍东瀛三岛，三年前乘船来到贵国，在东海六横岛附近遇到咫风，幸蒙皇甫谷主相救，得免于难，为报再生之思，本人已决心终老贵国，为谷主效劳！‘三剑客’门下五位大侠已决定参加本谷盛会，就请移驾台上，大会即将开始。”

田青不由暗自称奇，据说东瀛三岛擅长刀法，别具一格，狠辣诡谲兼而有之。

此刻，由“一轮明月”率领着阮昭等人上了凤仪谷那边的木台，这边则由“屠龙剪”令狐超率领唐丹及田青，上了生长岛的木台。

两台上的司仪人同时宣布，以这几位大侠为基础，请武林间道踊跃上台赐教！

语毕，退到小门之内。

台下“嗡嗡”之声立止，却没有一人上台，这情景非常尴尬，台下千百高手不敢上台，还是不屑参加两个秘密集团不得而知，总之，停了约半个时辰，台下之人仍是面面相觑。

两个司仪已感不耐，再次走到台边，沉声说：“此番大会

之后，不再许可武林同道自立门派，各位应该迅速决定，切勿自误！”

这话说得非常霸道，稍有胆识志气之人，绝对无法忍受，然而，今天的情形十分奇特，台下之人都沉住了气，连动也未动一下。

就这样干耗了两个时辰，两个司仪人大步走到台边，冷冷地说：“看起来‘三剑客’的门下，果然非同小可，竟无人敢上台一显身手！哈……”

笑声未毕，凤仪谷那边台上，竟掠上一人。

此人四十多岁，一脸麻子，背插护手钩，抱拳对大竹英雄说：“在下久慕东瀛刀法，特来请教，但本人事先声明，无意参加凤仪谷之招英，也无意与‘三剑客’门下比武，尊驾若肯赐招，在下自是求之不得，若碍于规定，不肯赐招，在下只得作罢！”

大竹英雄犹豫一下，朗声说：“尊驾有此雅兴，在下自不便拒绝，请赐告大名！”

麻子撤下护手钩，说：“武林同道直呼王二麻子而不名尊驾就叫我王二麻子好了！”

台下传来一阵笑声，终于打破了沉寂。

大竹英雄撤下武士刀，双手抓着刀柄，两足呈登山式站好，目注王二麻子，说：“王大侠请赐招！”

王二麻子左钩一点刀身，斜移半步，右钩“拨云见日”疾撩那柄窄而略弯的武士刀。

大竹英雄暴喝一声，银光乍闪，“唰唰唰”劈出七刀，竟把王二麻子逼退一大步。

王二麻子没想到双手掣刀，竟能如此灵活快速，不禁暗

暗吃惊，哪知大竹英雄又是一声暴喝，“霍霍霍”又是十二三刀，出手之快别具一格。

但王二麻子也不简单，双钩挡、架、拦、锁，化解了十余刀，他现在才体会出来，对方出手之先，那一声暴喝，确有先声夺人之势。

两人缓缓移动，俟机出手。

这次王二麻子抢先出手，双钩幻起一团银芒，一口气攻出三十余钩，反把大竹英雄迫退两步。

大竹英雄立还颜色，忽进忽退，进很快退得也快，但他的后退并非被迫，而是自动，旨在准备下次攻势。

田青这边台上，仍无人问津，他这时正在注意大竹英雄的刀法，不由暗暗点头，这种刀法长于近搏，设若王二麻子利用双钩之长，舍近搏而为远攻，即便不胜，仍可立于不败之地，但照目前看来，王二麻子恐怕……。

果然，大竹英雄暴喝声中，斜削一刀，角度和方位都很奇特：王二麻子竟有些惊慌失措，“唰”地一声，衣袖被挑破半尺多长，暴退三步。

大竹英雄胜而不骄，倒持刀柄，“铮”地一声，武士刀已经入鞘，抱拳说：“王大侠承让了！”

王二麻子抱拳说：“东瀛刀法果然不同凡俗，在下甘拜下风！”说毕，一掠下台。

哪知王二麻子刚刚没入人群中，另一条人影，又飞掠上台，此人刚刚站定，台下又发出一阵笑声。

原来此人也是个麻子，五十多岁，手持钢拐，抱拳说，“在下赵三麻子，和王二麻子目的相同，旨在讨教东瀛刀法，以广见闻！”

大竹英雄撤刀在手，朗声说：“赵大侠看刀……”

“唰”地一声，银光暴涨乍缩，攻出一刀，又急退一步但赵三麻子却未出拐，显然，赵三麻子比王二麻子高明得多。大竹英雄暴喝一声，攻出七刀，赵三麻子拐带啸声，化解七刀，竟欺上一步，力补三拐。“当”地一声，武士刀被展开，赵三麻子飞起一脚踢在大竹英雄的胯骨上。

大竹英雄真不含糊，蹬蹬蹬退了三大步，竟未倒下，抱拳沉声说：“在下十分佩服赵大侠的拐法！不过，在下还想再试一次！”

赵三麻子沉声说：“胜负已见，不必再试！东瀛刀法既然如此，‘在下想领教‘三剑客’门下的绝学，不知哪一位先赐教？”

大竹英雄哼了一声，自得退下，“一轮明月”向五师弟点点头，“快刀郎君”萧银龙缓步走到台中”抱拳说：“在下萧银龙，在本门排行第五，不知赵大侠……”

赵三麻子傲然地说：“据说萧大侠出刀之快，举世无双赵某想见识一下，是否快过东瀛高手大竹英雄？”

“快刀郎君”晒然一笑，说：“东瀛刀法，自创一格，各有所长，不可同日而语，正如赵兄拐法一样；拐中夹腿，令人防不胜防！”

赵三麻子沉声说：“萧兄接招……”

语毕拐出，这时萧银龙的刀尚未出鞘，就在对方拐势刚出之时，“呛”然声中，刀芒似雪，已经砍出三刀，赵三麻子骇然退了两大步。

台下轰然喝采，赵三麻子面如此紫茄，抢拐扑上，攻势凌厉无匹，几乎不让对方喘一口气。

在一般情形下，刀拐相搏，使刀者比较吃亏，因刀不敢砸拐，然而，此刀非泛泛之刀可比，出手之快，有如闪电石火，赵三麻子每攻出一拐，萧银龙最少攻出三刀。

不到五六十招，赵三麻子竟被迫到台角，手忙脚乱。

“唰唰唰”又是三刀，寒芒砭骨，耀目生辉，萧银龙沉喝一声“下去！”“叭”地一声，踢在赵三麻子左腰上。

就在赵三麻子身形飞向台下的刹那间，萧银龙“飕飕”劈出两刀，两片黑忽忽的东西，自赵三麻子脚底落下。

原来是两个鞋底，被快刀削下，却未伤到皮肉，出手之快之准，果然不负“快刀”之名。

台下笑声及鼓掌声，有如雷动，而赵三麻子已没于人群中不见。

田青大为心折，七位师兄果然皆有所长，勿怪这两大神秘集团，都在争取师兄弟八人了。

突然又是一声沉喝，台上已站定一人，此人年纪甚轻，约二十七八岁，腰挂长剑，一身劲装，生了一脸紫麻子。

田青不由一怔，心想，又是一个麻子，难道天下会武功的麻子都被他们网罗了？

台下千百武林中人，笑得前仰后合，但“一轮明月”等人，都不认为可笑，觉得‘连出现三个麻子，透着奇怪！而且此人虽然年轻，轻功却较第一二个高出多多。

“快刀郎君”抱拳说：“尊驾是……”

来人沉声说：“在下姓墨名七，人呼墨七麻子而不名！刚才萧兄露了几手快刀，在下不免技痒，想与萧兄比试快速！”

墨七麻子沉声续说：“我两背对背相距三步，由三者数一二三，转身出手，看看谁快？”

“一轮明月”面色一肃，看了萧银龙一眼，好像在说：“人家划出道来挑战，必定有恃无恐，你可不能大意！”

“快刀朗君”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墨兄快人快语，在下十分赞成比试之法，因为小弟出道以来，第一次遇上以快速挑战的对手！”

说毕，两人转身过去，垂手而立。

两人的刀剑，都是挂在腰部以下，出手拔刀撤剑，两不吃亏，谁快谁慢，立见真章。

“一轮明月”大声数着：“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。”

二人捏手转身，“呛呛”两声，几乎分不出谁快谁慢？各攻出一招。

然而，只是相差那么一点点！墨七麻子略慢一点，竟被“快刀朗君”迫退一步。

但墨七虽然拔剑慢了一步，剑法却诡谲莫测，“唰唰唰，攻出十余剑，反把“快刀郎君”迫退三大步。

“快刀郎君”刀势一变，攻势凌厉，又把墨七迫退两步二人同时厉喝；声，刀剑互接，“呛”地一声，身形乍分。

墨七被削去一缕头发，萧银龙的长衫被长剑划破，胸衣一裂为二，台下掌声雷动！

墨七嘿嘿冷笑一阵，掠下木台，没入人业之中，此人来得突然，走得也干净俐落。

“一轮明月”指指萧银龙的肩胛，说“五师弟，你虽然没胜，却也没败！不必耿耿于怀！若论出手之快，他不如你！”